如何把佛法發揮於企業經營之探討

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四日　講於台北市三福公司

主持：陳大雄先生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錄音：蔡緒馥
整理：唐清芳

陳先生：今天三福公司蕭總經理給我一個任務，要我介紹沈居士，這是我個人很大的榮幸。前幾天沈居士一下飛機，就開始到處工作，很辛苦，所以蕭女士要我多講一點，我只得遵命。各位如果嫌我囉唆，就罵她，不要罵我。

首先報告這次座談會的因緣，沈居士跟幾位美國佛教會的大德們，聯袂到台灣來演講佛法。我跟蕭女士談到這件事情，她並沒有接觸過佛法，可是她聽說沈居士的成就與行誼，她覺得很敬佩，她說可以利用她

這個場地來辦座談會，讓大家分享沈居士對企業管理的看法，與佛法怎樣應用在企業管理上。不過沈居士答應之後，只改了三個字，就是佛學在企管上之應用，加了「之探討」三個字，這是他謙虛的地方。好，我還有另一個任務，就是簡單介紹佛法，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不過，既然見到了沈居士講佛法，這件事就變得很自然了。

佛法的實踐，簡單來說，可以用「六度萬行」來代表。六度就是六件事，雖然說起來平易近人，但做起來，並不容易。我認爲六度是超出宗教部派的，任何人只要能做到這六件事，就是在實踐佛法的精神，即使你信仰別的宗教也無所謂。這六件事是什麼？第一件就是布施：布施有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，最高的布施是不著相布施。布施了，而自己並不覺得是做了好事，只是很自然地做出來。爲什麼要布施呢？主要是對治一般人的吝嗇。第二件是持戒，請不要緊張，並不是什麼守戒，不一定這麼嚴重，在比較消積的層次來講，就是守法、不做壞事。就積極的意義來講，就是行善、做好事。持戒的功能在那裡呢？在對治惡念、不好的念頭。第三件是忍辱，基本上來講，忍辱就是爲大局著想，怎樣對付逆境？對付惡人？對付不喜歡的人？忍辱的意義在那裡呢？在對治不好的脾氣、瞋心。第四件是精進，精進就是很穩定、很長久地來實行自己的理想。今天我們講實踐佛法，就是精進。它的目的在對治懈怠、懶惰。第五件是禪定，禪定就是修養的心。對治散亂與胡思亂想。心神不能集中，就要以禪定來對治。第六就是智慧，這是我們學佛最需達到的目標，它對治什麼缺點呢？就是愚痴，對事情的眞相不能明白。能實行這六件事情，就是實行了佛法、佛學。在人間裡面，它的原動力是什麼呢？就是慈悲，要是沒有一顆慈悲的心，就很難做到這六件事情，所以我今天要講這六件事情。等一會請聽我介紹沈居士的生平，就知道爲什麼要介紹這六件事情了。

首先介紹沈先生在企業界的經歷。沈居士生在山明水秀的杭州，早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，那時候沈居士以青年才俊的身分，進入

資源委員會服務，曾經代表政府和德國的西門子公司談判，並且協助設立了昆明電話廠。現在我們談「技術轉移」、「資訊工業」，其實幾十年以前沈先生已經做了。一九四五年，抗戰勝利，他與朋友在上海創辦了人人企業公司，由他任總經理，在世界各大城市，如紐約、倫敦等地，都設有分公司，積極從事國際貿易。一九四八年，我們在座的，包括我在內，很多都還未出生，那時候沈居士已經在美國任航運公司副總經理，經營世界航運。一九六九年，他和其他幾位先生創辦「美國輪船公司」，任董事長。一九七二年，紐約聖約翰大學，因爲先生對於社會、人類的貢獻，頒贈榮譽博士學位。雖然沈居士自己並不用這個頭銜，但在外國人的圈子裡，都稱沈先生爲博士。在美國，沈博士是很有名的。一九八〇年，沈先生從企業界退休。

接著介紹沈居士在佛教事業方面的經歷。一九六二年，他跟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發起成立美國佛教會，這是一個不分宗派，沒有門戶之見的組織。一九六四年，沈居士與沈夫人居和如居士，一起買下博朗斯電話公司的辦公室，經過整修，就成了現在的大覺寺，目前有很多活動、演講等，都在那裡舉行。一九六七年，沈居士幫助度輪法師（宣化上人——也是一位很有德行的法師，在舊金山買下一個地方，辦譯經院。度輪法師很多人都認識，這幾年在美國貢獻很大，造就了很多美國弟子，並且翻譯了不少的經典。一九六九年，沈居士開始演講他的著作《五眼》，這本著作對我影響很大，我當時讀了以後，就對佛教發生興趣。各位有興趣的話，可以跟我或者慧炬連絡，以後的著作還有很多種，很長的一個系列，可以取回來參考。一九七〇年，沈居士創建世界宗教研究院，並且成立菩提精舍，供研究員暫時居住使用，並且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合作，成立圖書館，有很專業化的管理。一九八〇年，沈居士和夫人把他們的地捐給美國佛教會，那是在紐約州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，也就是現在莊嚴寺的所在地，諸位到紐約市的話，只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，便可到達，非常的幽雅，非常的清靜。一九八一年，沈居士

在紐約的悟士達，買下一塊土地，送給大寶法王作爲北美道場。悟士達是一九六〇年代熱門音樂崛起的地方，各位也許不曉得，因爲太年輕了。但在美國，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很多熱門音樂的超級巨星，都在那裡演出，很多人都去看，就是在那個地方的山上，非常非常清靜、幽雅。剛才報告過，一九八〇年，沈居士從企業界退休，並不表示他眞的退休了。他退休後比不退休還忙，因爲一九八一——八五年，莊嚴寺的各項工程陸續完成，觀音殿是由貝聿銘大師設計的，非常莊嚴，很多人在那裡修行，得到好處。此外，還有五觀堂、宿舍、千蓮台。千蓮台是供人放骨灰的地方，它的設計與一般不同，等會兒有幻燈片介紹。它與一般放骨灰的塔不同，採用很莊嚴、很肅穆的形式，很像美國華盛頓越南陣亡將士紀念碑，非常莊嚴。目前，沈居士已經住到莊嚴寺的居士村，全力督導三大工程，我們國內有十二大工程建設，美國佛教會則有三大建設，第一是「和如紀念圖書館」，已經動工了。「太虛齋」也已經動工，將作爲佛教活動中心。大佛殿正在籌備中。我的介紹就到這裡。今天，沈居士要談一談「如何把佛法應用到企業管理上」。請沈居士！（鼓掌）

沈居士：各位朋友，謝謝陳大雄先生的介紹。不過，其中有一點，我想稍爲更正一下，陳居士講，我和我的太太居和如，買了電話公司的辦公室，捐給美國佛教會，就是現在的大覺寺。其實，不是我和我內人合捐的，是居和如她自己一個人捐的，我不能沾她的功德。我簡單的講一講，我內人居和如，她很勤苦，當時（說是四十年前了），我和她帶了四個小孩，從中國大陸逃難到美國，很辛苦。所有本來有的東西，都帶不出去。到美國後，與朋友合辦了一家公司，到第五年第一次分紅的時候，把公司五年的盈餘分給股東，我也是大股東之一，分到一筆相當可觀的錢。我們小夫妻倆很高興，拿到這筆錢就商量如何用。那時候我已經接觸一點佛法，由張澄基教授跟我講佛法。我內人是基督教學校畢業的，那個時候，他對佛法並不怎麼有興趣。我們一談到宗教信仰問題，她就對我講

：「你們呀！（她那時叫「你們」，這個「你們」是指我、張澄基、陳健民這幾個朋友。）老是咬文嚼字，只會講不會做。你看基督教，教理講得很少，但是他們辦醫院呀，辦學校呀，做了許多眞正對人有好處的事情。爲什麼你們不做點這些東西呢？」我那時候，稍爲懂一點佛法了，就講給她聽，什麼叫修慧？什麼叫修福？我說這種修福，叫做人天小果，你的報應可以昇到天上去，也可能下世變爲富貴的人。但是，這不是究竟的解脫，好像把箭射上天去，力道完了，還要掉下來，也就是還在六道輪迴裡。我內人聽得有點不耐煩了。不過，她很聰明，她就對我說：「好吧！我同你分工合作，你去修慧，我來修福。你修慧，有了慧，將來可以講經給我聽；我修福，有了福，就可以燒飯給你吃。」我聽她這句話很有道理啊！因爲佛教有一個很出名的故事—「從前有一位羅漢；在印度，羅漢都是拿一個鉢，到外面去化緣，他不燒飯的，人家給他什麼東西，他就吃什麼東西，羅漢智慧已經修得很高了。那天他托了鉢，走了很多路，沒有人給他東西吃，他的鉢還是空空的，他走到皇宮的門口，看見有隻大象，吃得飽飽的，身上還掛滿了瓔珞，羅漢看了很感慨，就說：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；我從前一直修智慧，沒有修福報，我現在托個空的鉢，沒有人給我東西吃。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掛瓔珞；大象牠是修福不修慧，牠很享受，專修福沒有智慧，牠掛得很漂亮，吃得飽飽的，不過還是頭笨象。」我一想，對啦，假如沒有福，就沒有飯吃，飯是不能不吃的。所以我得到她的同意，把那天分到的錢，一分爲二。她的一半，由她作主去修福；我的一半，由我作主來修慧，我們分工合作。

那時候，我們剛剛成立美國佛教會，租了一間公寓房子，很小的一個地方。她本來平時難得去一趟，因爲有四個小孩啊，忙得很！不過自從那次談天之後，她就很積極到這個廟裡去幫忙，弄東西吃啦等等。有一天，我們兩個人出來，看到有一個招牌，說有個大的房子要出賣，她就對我講，我們去看看，我對她講，（我們平常彼此都叫達令）我說：

「達令呀，去看做什麼呢？」她說：「我們這個廟堂（即佛教會）實在太小了，而且樂渡法師對我講，有三尊佛像要來，簡直擺不起，我們去看看，也許可以買下來，做一個佛堂。」看了之後，就把電話抄下來，約定明天下午三點鐘去看房子。我們回去後，我不知道她有什麼打算？我對她說：「妳先不要對樂渡法師講，也不要對你的好朋友姜大嫂講，萬一這個房子不適宜，或者價錢太貴，我們買不起，使得他們反而失望。」她說好的。

第二天，我們兩人去了，先進去看看，看完要出來的時候，樂渡法師與姜大嫂也在裡邊，天下的事很妙很妙。後來才曉得，他們兩個人外出買東西，路過這裡，姜大嫂就說：「這門開著，我們進去看看。」樂渡法師說：「去看它做什麼呢？這麼大的房子，我們也買不起。」姜大嫂說：「我們去看看。」結果兩人就去了。下面的情形，我想各位會猜得到，就是說，我內人就把這個地方買下來了。買下來就變成現在的大覺寺，可以說她把她所分到的錢，統統用在這上面，所以他修福就跳了一大步。我這個修慧的，彎來彎去，一直到一九六九年，才在大覺寺作第一次演講，還是她鼓勵我去的，就是大雄兄說的《五眼》，這是我第一次公開的演講。所以說，這個功德應歸我的太太居和如，我很慚愧，本來想揶揄她，說她爲什麼不去造醫院？不去辦學校？買一間廟呢？她就對我講：「你這一點點錢，怎麼辦得起學校呢？現在有了這個地方，至少可以使更多的人，在精神上得到點安慰。」她下一句話，叫我沒有話講，她說：「你啦，也可以多修點慧。」（鼓掌）所以，我的學佛，受到她的影響很大，只是我在咬文嚼字方面，比她多一點而已。

今天這個題目，我想提供一個字，貢獻給各位，那就是「轉」字，轉過來的「轉」。各位大概都曉得，做企業，或者辦工廠，或者辦公司，或者開店，無論那一種，當然都希望有盈餘，對不對？簡單的講，希望賺錢。不過，佛教好像不教人賺錢，只叫人不要貪。是不是？實際上，錢並不壞。譬如說「原子能」可以毀滅人類，但是原子能如果用得好

，也可以幫人類很多事情。所以，各位不要怕，你們經營企業的，要盡量賺錢，問題是有了錢，你怎麼去用？我這個「轉」字，它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們不要怕錢，而是要能夠「轉」錢，不要被錢所「轉」，如果被錢所「轉」，就是做了錢的奴隸。總而言之，你有了一點錢之後，也許怕損失呀，怕被人搶去呀，這樣你的心裡就不安定，你就被錢所「轉」。或者你有了一點錢，就想越多越好，這也算是被錢所「轉」。假如你能夠「轉」錢，也就是說把你合法賺來的錢，盡量用來幫忙別人，盡量使別人得到好處。各位！是不是你錢愈多，幫人愈多？你假定說沒有錢，雖然有這個心，也無法幫人。所以，問題並不是錢的多少，而是錢的用法。我希望各位合法地賺錢，賺得愈多愈好，問題是你要能「轉」錢，不要被錢所「轉」。假定你被錢所「轉」，沒有辦法去「轉」錢呢？那麼錢愈多，你就愈困難，你被錢所「轉」了。假如你能「轉」錢，錢愈多，你「轉」的力量愈大，你就可以做更多幫助人的事情。我在這裡提出的第一個字，佛法經典裡是有的，比大雄兄剛才講六度簡單一點，就是一個「轉」字。

第二點，我想貢獻給各位，是「尊重」兩個字，實際上不僅僅是企業管理用得上，甚至連朋友之間也可以應用。尊重每一個人，就是要替對方著想，你要替別人著想，不是老是替你自己著想。如果你辦一間工廠或辦一家公司，而能夠替你的職員著想，替你的工人著想，顧到他們的利益，顧到他們的好處，這樣，你辦這個事業，就合乎佛法。對你的公司、工廠，一定有好處。你跟朋友之間，或者做生意，你就想法子盈餘。賺錢，並不是要他虧本你才可以賺錢，而是要大家都賺錢。這話怎麼講呢？英文裡有一個字叫 CREATIVE 創造性，就是要創造出盈餘，使大家能分享盈餘。

你憑空想出一個利潤來，分給大家，大家都高興。這一點，我覺得我們做企業管理的人，實際上是利人利己，結果還是幫你自己。因爲你從事商業、工業，挺要緊的是朋友，大家對你高興，願意和你做朋友，

自然而然生意做得起來。如果一次給你佔了便宜，他下次就怕跟你做生意，你這個生意就難做得大。第二點，從佛法利人利己的眼光來看，對朋友、客戶，你都要尊重他的利益，爲他的利益著想，對企業管理，至少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，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。第三呢，我剛剛所講的兩點，實際上並不是讀到佛經就馬上答得出來的。第三點也就是我內人啦，使得我們分工，後來到我們第二次船公司分到錢的時候，她就有一個建議，至今我還記得。那時她對我說，她說：「我們從現在起，不要一個修福，一個修慧了。（本來是她修福我修慧）現在我們兩個人要合作，要福慧雙修。」她的福慧雙修，對我影響很大，後來我們買了一塊相當大的地皮，創建莊嚴寺，從此我們福慧雙修，她不叫「你們」，而叫「我們」啦。這一來，我們就常常談，談到後來，就是要建立一個「莊嚴世界」，接著就開始進行。在莊嚴世界裡面，不是專門講佛教的道理，或者專門做慈善事業，而是把這兩個包含在一起。也就是要福慧雙修。

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各位也許沒有這樣的印象，我可以告訴各位。特別是我那個時候，換句話說，還是十幾年以前，你曉得在美國的中國人，年紀老了最怕的是什麼？怕死。當然，每個人都怕死啦。不過，在美國的中國老人，有很多不會講英文，只會講中文，或者廣東話。他最怕死了以後，葬到美國公墓裡去，因爲公墓裡只有他一個人會講中文，不會講英文，所以很怕，很怕孤單，很怕寂寞。因此，我們的莊嚴世界，第一個開始造的，就是千蓮台。這個千蓮台，即是可以放骨灰的地方，這是根據我的一個夢而設計的。夢裡我在一個大殿裡，裡面有佛像等等，我走出殿門的時候，我內人站在我邊上，我們一看，在左邊就有一個像希臘的露天音樂台，一層層的座位，我內人指著台的右上方，對我講：「我已經在上面定了一個公寓了。」我醒來後，就把這件事告訴她。歡迎各位有機會到莊嚴寺去看一看，千蓮台共有一千零五十個盒子，是不鏽鋼做的，整個建築以不鏽鋼與大理石建成，後面靠山，面向東南

。現在她已經搬進去了。還有張澄基教授、周宜德居士、周夫人，也在這公寓裡。莊嚴寺已經完工的有觀音殿、寮房、齋堂，正在動工的有一個是太虛齋，就快完工；還有一座「和如紀念圖書館」。

莊嚴世界有一個挺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有一個場地，讓很多人修福修慧，歡喜修慧的，盡量修慧，如果先生喜歡修慧，太太喜歡修福，至少可保證你有飯吃（衆笑）。這一點很有道理，莊嚴世界就是希望有很多人有機會來修福修慧，同時，如果修福修慧的人愈多，心裡面愈清淨，這個世界就愈平安。所以，大家都要提倡修福修慧，這個世界就會愈來愈好、愈來愈太平、愈來愈安寧。我們這次由顯明法師帶領到這裡來，顯明法師就是莊嚴寺的方丈。到這裡來，我很坦白的講，我個人的心裡邊，就是想希望完成我內人的心願，就是她希望將來弄成功一個莊嚴世界，我就是跑腿，在這個願力之內，想盡我的力量。我前面講過，我很慚愧，從前我從來沒有向人家捐過錢，都是人家向我捐錢，現在我覺悟了。我覺得我自己捐錢，功德小，勸人捐錢功德大（鼓掌）。換句話說，你即使有很多的錢，你造了一個廟，你自己也許有一點功德，但是別人是否得到功德，還要看他去不去？你有了廟，有了講堂，或者有了什麼，他不去，他就得不到好處。你勸一個人捐錢，或做一件好事，他馬上就得到好處，對不對？所以，你勸別人捐錢，比你自己捐錢，其功德還要大得多。這一點，從前我不了解，而且，平心而論，自己捐錢容易，勸人捐錢不容易。在我，勸人捐錢好像很難開口，好像你向人捐，他支支吾吾的，你覺得很難過。所以福慧雙修，也是我貢獻大家的。這個捐錢，數目不論大小，完全隨你的願，隨你的力。譬如，有一個很苦很苦的人，他捐出來一點點錢，比很有錢的人捐很多錢，功德還要大。我想我貢獻各位意見，只有這三點，就此先告一個段落。各位如果有問題，我們講好，是由大雄兄他答覆。希望各位盡量把握機會提出問題，謝謝各位！（鼓掌）

陳先生：如果有發問，我來幫助沈居士指揮交通好了。

聽　眾：有人說布施一塊錢，功德有好幾倍，甚至幾十倍。聖經裡有這個說法，印度教也這樣說，不知佛教怎樣說？請沈居士就您的經驗說一說。

沈居士：我個人的經驗，沒有方法測量。不過，根據佛教的講法，所謂布施就是幫人忙，如果你幫人忙，是有目的的，是爲了你自己，這樣的布施，不但沒有幾十倍功德，恐怕連一倍都沒有，有時反而造業，結果不好。假定你的布施，幫了人，不存什麼心，也就是說，養成幫人的習性，幫人的思想，碰到什麼，你自然而然就幫人，沒有什麼目的，也沒有什麼希望，這種布施的功德最大，在數學上可能變成「無限大」。你這一塊錢，可以變成無量大的功德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東方虛空可思量不？」東方虛空一直過去，你可想像嗎？究竟有多少限度？沒有！「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，可思量不？」也沒有。佛陀講不著相的布施，就是沒有任何目的的布施，這個福德也與虛空一樣，不可思量。不知是不是答覆了你的問題？（鼓掌）

聽　眾：您剛才解釋說，不住相布施有不可限量的功德，我們念過《金剛經》都懂，而一般人沒有這個觀念，認爲布施很不化算，怎樣破除這種觀念？要他在兩、三分鐘之內，讓他接受《金剛經》空的觀念，恐怕很難。

沈居士：對！對！也許我要修改一下，我剛才講，有目的的布施，反而是「負面」，反而不好，但只要你有一個布施的念頭，實際上，如果夠得上布施的，你終歸有福德，終歸有好報，不過這個好報有大有小，你的目的愈少的，這個福德報應愈大。這點請注意！這就是布施。譬如我今天碰到一個女朋友，我很想這個女朋友，後來變成我的太太，你是有目的，你這樣拚命請女朋友去看電影呀，吃飯呀，這不叫布施。（大笑）所以夠得上布施的，終歸有功德，各位用不著管《金剛經》不《金剛經》。

聽　眾：我有一個經驗，供大家分享。我曾親近三寶多年，媽媽喜歡幫人家忙，我想自己這樣辛苦，爲什麼要幫人家忙？有一次，我媽上街買菜，買了很多，她很開心，她想多買一點帶回家給孩子吃，不料買了一大堆，東西掉在地上，她沒有手拿了，剛好有一個人幫她提，送她回家，我說「

這麼多東西，誰幫你拿的？」她說：「那個人眞好。」怎麼樣，怎麼樣，一直講。我說：「你幫人家，人家幫你，就是這種感受。如果你幫他，他也會有這種感受。」

沈居士：不錯！不錯！就是說布施是樂，你眞能夠幫人，你就會得到快樂。這種快樂，有時候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，對不對？

聽　衆：我剛才希望沈居士回答的問題，假如遇到沒念過佛經的人，這樣說他不能接受。外面的一般說法，你捐了錢，你的小孩會念書，會考上大學，用這種很淺顯的道理，可以馬上得到利益，一般都這樣說，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妄語或綺語？

沈居士：挺要緊的，佛法講你這個心怎麼樣？如果你這個心，爲的是對方好，妄語就不是妄語。譬如說，你在路上見到一個人，被强盜追，他逃掉了，這個强盜跑來問你，那個人跑到那裡去了？他跑向東面去，你說他跑向西面去，好像你就是妄語了。但是你這個妄語是救他，動機是好的。這好比媽媽打小孩子，是爲了他好，也說的不一定是眞話，但她的目的，只希望這個小孩好，這個不算妄語。挺要緊的是，你這個心的出發點怎麼樣？各位是不是還有其他問題？

聽　衆：今天的題目是企業經營，請問沈居士，賺錢到底要賺多少才算暴利？（全體大笑）

沈居士：這個問題，對每個人來說，也許都不同。爲什麼呢？你要賺多少才算合理，那要看你的情形。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不可勉强，如果以佛法來講，要隨緣。你自己如果慢慢感覺到，你歡喜多賺錢，像這位先生，他覺得幫了人家，就很開心，有這樣機會，自然而然願意幫人，這個最好，千萬不要勉强。你勉强說一定要怎麼樣，或者說某某人叫我捐錢，這樣心裏會後悔，有反悔就不好。所以，要隨緣，不要勉强，如果各位能把這件事放在心上，就是說助人爲樂，就是你幫人的忙，自己也得到好處，自己也會高興，自己也會安靜，把這個念頭常常放在心上，我可以擔保各位，也一定自然而然願意幫助別人，把自己的利益，看得愈來愈淡。

人生其實並不太長，即使活到九十歲、一百歲，如果身體不夠好，反而是受累，對不對？

還有，想同各位談一點點我們的眼睛；人的肉眼實際上很差，很差！這一點，各位同意不同意？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東西，實際上只是整個宇宙的一小段而已。念過科學的就曉得，這一段很小很小，其他的東西你都看不到。狗，比你看到的東西多得多。耳朵也是一樣，我們人的耳朵，在宇宙間所能聽到的聲音，也只是一小段。各位曉不曉得有一種會飛向燈的毛蟲，它所能夠聽到的宇宙聲音，不知比人多出多少。所以，我們的眼睛、耳朵啦，其實相當差！各位注意呀，我說相當差，是說你的工具不好，不是說你眞正的能力不夠，這點很重要。換句話說，你的「覺」，譬如聽覺，其能力是很大很大的。我們的耳朵，是一種工具，加上電話機，就可以跟美國的親友通電話，對不對？他在美國講的話，透過通訊器材，你就可以聽得見。二十多年前，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先生，到了月球，打電話回來，你說月亮多遠呀！換句話說，你的聽覺或覺性沒有限制。用眼睛看，也是一樣，問題都出在我們的工具。現代科技改良了我們的工具，但還是永無止境，我們還是沒有把整個覺性的力量發揮出來。現在有人提倡企業要教打坐，日本有些公司，每天到某一個時候，鐘聲一響，大家都打坐去了。其目的就是要把心靜一靜。所謂「心靜一靜」，就是要減少眼睛、耳朵所得到的資料受到影響。我們一天到晚，不斷地把眼睛所看到的、耳朵所聽到的東西，組織起來，在腦子裡產出種種形象。把心靜下來，就是把這些東西減少一點。打坐到底能對公司產生多少影響，我不敢講，不過理論上講，這是對的。

現在，我想請問各位一個很有趣的問題。我想問一聲，我叫沈家楨，對不對？實際上是三個音連起來的，第一個是「沈」，第二個是「家」，第三個是「楨」。假定各位聽到一個「沈」字，就丟掉，不去管它；聽到一個「家」字，也不去管它；聽到一個「楨」字，又不去管它，你腦子裡會不會有「沈家楨」？不會！對不對？毛病就出在我們這個腦

子不肯放掉，聽到一個「沈」字就抓住，聽到「家」字不肯放，最後又加上「楨」字。三個字一連，啊！一個沈家楨居士，今天要來演講啦，如此就連出一個東西來。如果你在空的時候，能夠慢慢訓練，聲音來了，不要去相連，你的心就比較安靜。人家在罵你，你也沒有聽見，因爲你不連起來。你要連起來，才知道他在罵你。從事企業管理的人，有時候會有很多煩惱、很多辛苦，很值得我們欽佩，否則也不會有許多企業出現。但是，許多人就因而弄得身體不好，弄得生胃病，或者腦充血。如果他能夠稍爲放鬆一點點，對他個人好，對事業也好，對整個社會都好。

聽　衆：企業經營究竟要賺多少錢才好？我看過一本雜誌，有所體會，所以要跟大家分享。台灣一位很有名的企業家，因爲他的企業想建孤兒院，所以就在去年歲末發年終獎金的時候，希望領到年終獎金的員工愛捐多少就捐多少，來贊助他的孤兒院。結果令他非常感動，因爲他募捐到的錢，是他發給員工年終獎金的兩倍。所以，我認爲賺多少錢都沒有關係，也就是沈居士所講的，要會「轉」錢。如果能把企業所賺到的錢，「轉」來幫助世界和平，就是賺再多的錢，也是功德。像沈居士因爲賺了那麼多的錢，才有能力去幫助更多的人。

蕭董事長：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我今天看到這個場面很高興，站在我們台灣的整體經濟條件來講，佛教的教義我不懂，不過從企業的角度來講，台灣是資源很缺乏的環境。在這當中，最大的資源就是我們的智慧，我們人的資源。今天，大家非常熱心，才促成這個演講會，有這麼多人參加，表示台灣的智慧資源，一直在擴大、增加，這是很好的現象。剛才有兩位朋友提出很切實的問題，有一位先生說一般人並不怎麼懂佛教的教理，如何能在幾分鐘當中，讓他們了解呢？應用到企業上，就是一個重點。儒家主張，利人先於利己，讓人先好，我們再來好。我們人生下來，假如沒有經過培養、教育，大都是自私的，要做到捨己爲人，恐怕很難。剛才沈居士告訴我們，要採取互惠的原則，這也

就是創造利潤分享大衆。另一位先生問到賺多少錢才不算暴利的問題，我想這是管得太多，就對發展有礙，所以要讓它自然發展。做生意一定有風險，有不景氣的時候，也有好轉的時候，從盈、虧中求得平衡點。在地球上，這是很自然的法則。我以莊子的學理來講，這是自然論。最要緊的是沈博士所講的「轉」。錢取之有道，用之有道。以光明正大的心來賺錢，自自然然賺來，還要會用錢，就沒有暴利的存在了。

聽　衆：我自己是公司負責人，經營企業會有風險，爲著企業長期存在，有機會賺錢就不要放棄，有機會虧就讓它虧（大笑）。我們爲了保持企業存在，賺暴利不算違背佛教道理，虧錢也不違背佛教道理。我願意報告各位，日本的佛教相當積極，不像中國。日本人把《法華經》應用到很多企業上去，看了《法華經》，自己會做得更積極。

聽　衆：深入經藏，並不簡單。一方面要禮佛，二方面要修持，三方面要花很多時間，四方面要廣結善緣。沈居士在美國，成就非凡，是中國人的光輝和楷模，想請教您二個問題：第一，在經營這麼大的企業時，您如何無厭地跟佛法密切配合？如何自我修持？如何花這麼多時間？是什麼因緣使您與佛法合而爲一？第二，對於我們的潛力，發揮很有限。到目前爲止，我們在判斷問題時，都很主觀，請問如何根據佛法，發輝我們的潛力？

沈居士：我剛剛講過，我內人居和如對佛法的體驗比我深。學佛的人，或可以說每一個人，都挺關心死的情況，總希望死得安安穩穩，很愉快，頭腦很清楚。我內人臨終前生骨癌，我很擔心，因爲癌症很痛，尤其是到了後期，必須用很强的止痛藥，但麻醉藥用多了，頭腦就昏。她往生的那一天是七月三日，剛好有一位雷久南博士在我家裡。那時我內人已經有兩、三天沒有用止痛藥了，她本來用的止痛藥分量也很輕，當時我們莊嚴寺有個夏令營，安排有我的兩個鐘頭演講，從我家裡到莊嚴寺，要開一個鐘頭的車子，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去演講，就必須離開四、五個鐘頭，

於是我不想去，我覺得不放心，我內人的病好像很重。因爲雷博士很能講，知識比我多得多，我就請她代替我去講，我內人卻不肯，她說：「你還是要去。」這一點，說明他在過世之前六、七個鐘點，頭腦還是很清楚的。不但頭腦清楚，同時覺得不要先生陪著她，要她先生遵守原來的規定。等到我演講回來，一切都是一樣，到了晚上十一點十分，小孩子、雷博士和我都在床邊。忽然她叫我過去，叫我用兩隻手，抓住她的兩隻手，我就抓住她的兩隻手，看著她，她也看著我。我問她是有什麼地方痛嗎？她說沒有。不過兩、三分鐘，忽然我覺得她的眼珠不動了，再一會，她把嘴巴張開來，卜的一聲，就什麼都不動，什麼都靜止了。那時我們都約好了，不要哭。依照佛教的道理，人在臨終的時候，愈安靜愈好，千萬不要哭叫，否則會使亡者很煩惱，很掛記，很痛苦。我就慢慢把我內人放好在床上，大家一起念阿彌陀佛，依照佛教的規定，前後念了八個鐘頭，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才停止。我覺得她的福氣很好，爲什麼？第一，她比我先走，如果先生先走，太太總比較辛苦一點。第二，她沒有到醫院去，各位，我並不是說醫院不能去。換句話說，她死在自己家裡邊，並沒有送到冰庫裡去，後來棺材也搬到家裡，在家裡收殮。在家裡收殮也很有趣，來的朋友很多，送的花也很多，結果每一位朋友，都把一束花投到棺材裡邊，把棺材堆得裝不起來。

我到台灣來之前，大約一週左古，有一位朋友打電話給我說，佛羅里達有一個女的，有所謂第三眼，即所謂天眼通，能夠看到很遠的地方。我的朋友就問她，看看我內人在什麼地方，她只要一個名字，叫居和如，這位美國太太就靜下來，一直念居和如、居和如……後來她說她看到了，她沒有照片，她說：「居和如年紀很輕，她在的地方，漂亮得了不得，都是花，各色各樣的花。」她說她平常看到這種人，都沒有講話，這一次，居和如對她講了，叫她帶個口信給我，叫我不要太辛苦，不要擔憂，事情一定會成功的。我內人又說，我們的兒子前幾天下了一個決定很對，是好的決定。究竟對不對？我不敢講，就是說有這麼一個東

西，這是我們對佛教有點訓練的人，求之不得的！我內人是怎麼修的呢？她沒有什麼大了不起的修行，平平淡淡，只是管家裏的事情，我們雖然稍爲有點錢，但一直到她生病的時候，都沒有請過傭人，一切都由她照料。各位有沒有聽過「一腳踢」這句廣東話，它的意思是娘姨——幫傭的人，家裏管事情的，是很能幹的娘姨，樣樣事情都是一手包辦（大笑）。我的太太呀！是「一腳踢」兼司機，廣東娘姨「一脚踢」不用開車，但她却要開車，開車送我們四個小孩上學，回來後，送我到火車站搭火車進城上班，等我下班回來再去接我，所以她是「一脚踢」兼司機。她本來信基督教，又不怎麼信，但當時是不信佛教的。起先說「你們」、「你們」，後來才變成「我們」。後來我們搬到「倘你佛來」地方，十八年裡，她每天早上都念一遍《金剛經》，她並不研究，只是誦念，有時候念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，你說她怎麼樣修法呢？我跟你講，平淡得很，也沒有花很多的時間，只是平平淡淡的做。住在加拿大的馮馮先生，也有天眼通，天眼通這種事我也不了解，我對神通並不怎麼重視。但是很奇怪，在我內人過世之後，十天左右，我收到馮馮先生的一封信，他說看到我內人怎麼過去？何時過去？他講的時間，是在我內人斷氣之後五個小時。換句話說，在我的眼光，我內人已經斷氣了五個鐘頭，她的神識還在身體內，五個鐘點之後，方才出去。照馮馮先生講，他看見有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地藏菩薩來迎接她。他看見我的內人是卅歲的樣子，穿白衣服，從這裡出去，合著掌，等於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去了。將來我是不是能去極樂世界看到她，我不敢講，不過，到目前爲止，我還感覺她過世的情形。除了馮馮先生，還有一、兩位講他們看到她的情形。我覺得人生到此，也可說不錯了。總之，她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她的一生很平淡，賸下來的錢就捐廟，不單單捐佛廟，還捐到很多別的地方。譬如，台北的「中國家庭計畫協會」，她就幫了很多忙，這些都是她一半的工作，修福的工作。我這個修慧的，糟糕得很，到現在還不知修在什麼地方？謝謝各位！（鼓掌）南無阿彌陀佛……